

他回到已经离开八年的家



探寻人性隐秘的欲望与光亮 寻找灵魂最终的宽宥与救赎

当代中坚实力派作家艾伟 长篇小说代表作
中国版的《罪与罚》

一个无私行善的女人背负着过往的罪责 一个蒙冤入狱的囚徒决意复仇
人间之爱何以被扭曲、被破坏、被伤害、被剥夺？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《爱人有罪》艾伟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

空气是陌生的。当鲁建刚接触到这空气，他的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一会儿，他的肌肤放松下来，他感到身上的毛孔慢慢地张开了，他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流。他感到自己要流泪了，但他抑制了这种情绪。这几天，他的情绪有点激动，他时刻告诫自己不要激动，但情感这种东西有时候并不那么好控制。所以，他看上去冷静而木然的外表里面，隐藏着一些类似希望的东西。这使他的面部有某种用力过度而产生的麻痹的感觉，所以，他的脸肌老是不由得抖动。他站在那里，做了一下深呼吸，用以调整身心。空气确实是清爽的，周围满眼都是绿色。公路两旁植着水杉，水杉的外侧是田野，由于是近郊，田野上种植的大都是蔬菜。田野上有一些塑料暖棚。他知道这条公路连接着城市。公路上人来人往，但没有人来接他，他知道不会有人来接他的。天空蓝得出奇，天上没一丝儿云影，这使天空看起来显得无比高远、深邃。他觉得自己这会儿好像落在了一口井的底部，就好像自己置身的世界是一个深渊。这一刻，他愿意自己像一根羽毛那样轻，飘向那明亮而高远的天空。

那扇高大的铁门已经轰然关闭了。他觉得自己就是从那里扫出来的垃圾。如果，在八年之前，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垃圾。但八年之后，经过这个熔炉或者说炼狱的锤炼，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垃圾了。这一点他非常有把握。他知道此刻他身上还带着那个地方的气息，而这气息他恐怕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。这种气息已进入了他的灵魂。人们走过这幢建筑时，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个地方平静、不动声色。但只要他们进入这建筑的内部，他们就会明白，在平静的背后，在那张麻木的脸的后面，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疯狂的念头。这是个腺体发达之所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排泄物（而他们自己何尝不是社会的排泄物）。聚集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一些生命力无比旺盛的家伙。他回头看了那建筑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他不是为了记住它，而是想把它存留在脑子里的影像彻底抹去。

那张证明一直在他的手上。有一阵子他几乎忘记了手中的这张纸片。当他意识到它的存在时，他准备背起包袱朝城市走。他感到手里的这张纸似乎是个累赘。他苦笑了一下，然后用双手把纸搓成一团，向路边的水沟投去。他看着那纸团滚动着落入水沟中。纸团在水沟中慢慢伸展开来。他站在那里，愣住了。有一种空虚感从他的心底升腾起来。他感到他虽然对那张纸不以为然，但那张纸也许比他这个人的真实存在重要得多，他似乎还缺少不了这张纸。他只有靠这张纸才能证明自己可以合法而自由地走入社会。那是他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根基。他感到很无奈，怀着某种屈辱的情感，放下包袱，爬下水沟去捞那张纸片。他好不容易才拿到。他发现纸上的字迹已洇开了。他从水沟上爬出来时，抬头发现有几个过路人站在公路上好奇地看着

他。他们一定从他的装扮中看出来他是刚从对面那幢建筑里放出来的。他们的眼神里有一份排斥异己的冷漠。他知道，他重新进入社会后将会碰到的就是这样的眼神。这眼神说明了他的真实处境。

公路上有一些中巴客车来来往往。客车经过他身边时都会慢下来，那是拉客的意思，希望他能上他们的车。见他没有反应，客车就加快速度，像一阵烟一样在他的眼前消失了。他不想用交通工具进城，他刚出来，需要慢慢适应人群。当然也需要活动活动四肢，体味一下所谓的自由。天地是如此广阔，足以伸展他的四肢了。他的双脚踏在泥土中，他觉得很充实、满足，他感到身体里面有一种充盈之感。他已经看得见城市了。他嗅到空气里开始夹杂一股浑浊的气味。他知道那就是所谓的城市的气味。他分辨出那气味中有一种虚假香味，有一股化学的味道。

现在，他已进入了城市。正午的阳光照在街面的玻璃上，反射出强烈的光芒，让他的眼睛生痛。不过，这块地方还是城市的边缘，到处都是低矮的木结构房子，不算太繁华。但这里依旧可以看到矗立在城市中心那几幢挺拔的霸道的高楼，那些建筑上的玻璃幕墙的光芒倒不是很强烈，反而给人一种清凉之感。不过这不是他的城市，他仅仅是这个城市的过客。他看到了火车站。他得坐五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自己的城市。

在火车上，他想象家的样子。他突然感到害怕了。这八年，他时刻在想回家的那一刻，但当他真的要走近家的时候，他却有点忐忑不安。他甚至希望到家的时间慢一点。就这么骤然回到那个叫家的地方，他感到措手不及。

从火车站出来，他依旧没有坐公交车。他迈着笨拙的步伐行走自己的城市里。八年过去了，这个城市让他依旧有一种熟识之感，但陌生感同时存在。他虽然已走进了自己的城市，但在他内心的感受里，他好像依旧在城市之外徘徊。

雷公巷108号。这是他的家。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他站在那幢房子前，仰望四楼，他的家就在那里。那道门比八年前旧了许多，感觉上好像也小了许多。他记得，在里面时，听说这个地方快要拆迁了，他得办一些手续什么的。但他们这样叫嚷了几年，却不见动静。他还将住在这套房子里面。

一路过来的时候，他感到那种奇怪的不安的眼神一直在周围闪烁。他们一定注意到他出来了。他们在他们眼中消失了八年，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一定还不能适应。他们在暗处。他可以感到某种影影绰绰的东西。他感到自己的出现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影笼罩在雷公巷上空，使雷公巷成了一个黑色惊叹号。不过同他打招呼的人也是有的，只是他们的表情非常怪异。

但住在他楼上的那个老头却没有有什么异样，甚至还停下来同他说话。

老头说：“回来啦？”

老头没说“出来”这个词。老头的语气好像他仅仅是出了一趟差。这让他感到亲切。

他说：“回来啦。”

老头说：“你那屋子里得杀一杀老鼠和蟑螂了。我的屋子里总是老鼠和蟑螂不断，杀也杀不完。”老头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起来，就好像他多年来的愤怒终于有了一个发泄的管道，“我怀疑，它们都是从你屋里来的。你得好好杀一杀了。”

他吃惊地看了老头一眼。他没想到老头会这么激动。刚才对老头的好感一下子消失了。不过他不想同老头计较，他显得非常谦卑，点头哈腰连连说好，就好像这个老头是个狱头。他看到那一刻老头的脸上荡起一种权力感和满足感。

锁已经生锈了。他开了半天没有打开。这让他的内心涌出一种受挫感。这是经常有的情感。他感到这个世界总有什么东西在同自己过不去。一种本能的愤怒涌上心头。他把钥匙扔了，然后用脚踢房门。他听到一声碎裂声，然后看到司毕灵锁脱离了门框，门开启了一条缝。他首先嗅到一股浓烈的霉味，有点呛人。他咳嗽了几下，捂住鼻子，又用身子撞了几下门，门完全打开了。他进了房间。

屋里的景象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八年的尘埃分布均匀地洒落在家具及地板上面。客厅那张饭桌上的尘埃有着自然形成的弯曲的图案，像是一个微型沙漠搬到了这里。墙角及窗框处是蜘蛛们统治的领地，它们结出的网在那里散发着银色光芒。房间里的陈设依旧停留在八年前他离去的那一刻，那件换洗下来的白衬衫还挂在墙壁的衣架上，不过那白衬衫已变得黑黄了，就好像这件衬衫曾经经历了一场火烤。岁月对任何事物看来都像是一场火烤。

说君子(66)

作为人之高行的“廉”，其内涵及其精神是丰富多样的，判断一个人是非廉，不是只看他对待外在的物质财富是否追逐和占有，而是要看他对待自己的名声、地位、影响是否非常的追求和在意。看他是否能够低调做人，不处处想突出自己，表现自己，看他是否能够真正卑下自己而抬举、尊崇他人。所以，“廉”所强调的“廉让”是既要让利，也要让名；“廉”所强调的“廉谦”是既要卑己，也要尊人。

在说君子廉耻时之所以如此突出强调“廉让”“廉谦”在“廉”文化中的重要性，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：一个人是否具有谦让之德，这是涉及到一个的情怀、胸襟、气量的问题，这是作为前提式的存在，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儒家于此有过非常清晰地认知。当然它的实行者仍然是由君子来承担的。君子恭敬节俭以求做到仁，诚信谦让以求做到礼，不抬高自己所做之事，不尊崇自己的身份，虽身居高位但俭省节约，且欲求淡泊，让位于贤人，虚心自谦而推崇别人，小心谨慎而敬畏道义，要求自己以这样的态度事奉国君，有得时这么做，无得时也要这么做，无论得失，持之以恒听从天命。《礼记·表记》说：“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得仁，信让以求得礼，不自尚其事，不自尊其身，俭于位而寡于欲，让于贤，卑己而尊人，小心而畏义，求以事君，得之自是，不得自是，以听天命。”恭敬节俭是为了行仁，诚信谦让是为了行礼，小心谨慎是为了行义。这是君子之廉所要提倡的。

不能仅仅将“廉”理解为自己不取，不贪，而是要将廉德与仁义礼等美德紧密相关。而“仁义礼”之所以被称为美德，其本旨要归是在于处处是为了别人。行仁就是爱别人，就是关心和帮助别人，就是将好处分享给别人，就是不要将不好事情强加给别人。“仁者爱人也”（孟子语），此之谓也；行礼就是恭敬别人，就是卑弱自己而抬高别人，就是对别人不要傲慢，不要怠慢。“有礼者敬人也”（孟子语），此之谓也。行义就是兼顾别人，就是要以公为原则，而不是只顾自己私利。“义不自进”（管子语），此之谓也。

如何做到爱人、敬人、公平待人这些美德呢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都共同指向了一个价值观，那就是“少私寡欲”。“寡于欲”（《礼记》语），此之谓也。寡于欲就是淡泊欲求欲取之心。当然人的“欲”是具有多重性质的，有利欲，有名欲，有情欲，有意欲，有权欲等等。这些欲望太多，势必会阻碍人的“仁义礼”以及“廉”德的呈现。修养心性，修养道德，修养性情等最好的方法没有比减少自己的欲望更好的了。这就是孟子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这一思想最大的意义之所在啊！

既然我们明白了“寡欲”不仅仅是指人们要减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索取，也是包括了要对更为丰富内容之欲望的追求和索取。理解了这一点似乎就更能深刻全面地理解孟子对于“廉”德的定义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其意义之所在了。孟子说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意思是说，可以拿，可以收，可以受，可以不拿，可以不收，可以不受，拿了，收了，受了就损害了廉洁。在面对一个东西，在处理一件事情，你拿了，你收了，你受了，你做了，于情于理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甚至不会引起人们的指责和非议，然而，这绝对不是孟子所理解的“廉”德的本质及其精神所在。实际上孟子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谈“取”和“无取”之“廉”的。通俗地说，绝对不仅仅是指不捞取，不接受，不拿要钱财货物，而且还指不捞取名声，不接受恭维，不拿要权势，不苟取功名。大家应该有这种认知，对于上述的“取”和“无取”的行为，在一般意义上理解，可能更多地被归纳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范畴，而少有与“廉”德要求联系起来。汉人赵岐注《孟子》正是抓住了孟子思想的实质。具体说来，也正是领悟到了孟子是在更广泛、更普遍的意义上规定“廉”德的，所以赵岐也才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：“廉，人之高行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廉之所以被视为是人之高行，不只是在他不求不义之财，不受他人之贿，而也反映在他不求名，不争权，不贪功，不虚荣。

作为“人之高行也”的化身和代表的真正的士和君子，表现在廉德上，既在于他不贪污，不受贿，不徇私，不枉法，又在于他不求名，不争权，不贪功，不虚荣啊！你求名了，你争权了，你贪功了，你虚荣了，那你一定伤害到了廉洁了呢！而当你伤害了这个意义上的廉以后，极有可能会走向贪腐！

我们的结论是：如果你少了这些欲望，你就会行仁行义行礼，并最终会成为一个淡泊清雅之君子！成为一个真正的廉者。这可能才是倡导廉文化以及君子之廉最应该引起重视的地方。

内容简介

《爱人有罪》是实力派作家艾伟的长篇小说力作，在爱与恨、暴力与温情、恐惧与权力之间探寻人性中不可名状的黑暗。一桩强奸案打破了小城美人俞智丽平静的生活，她坚信这是神秘的跟踪者鲁建所为，鲁建因此被判入狱，服刑八年。在此期间，俞智丽却发现罪犯另有其人，陷入使无辜者蒙冤的深深自责之中，只能依靠不断行善来抚平内心的焦灼。八年后，俞智丽终于见到了满怀怨恨的鲁建。

作者简介

艾伟

1966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上虞，中国当代中坚实力派作家，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爱人同志》《爱人有罪》《风和日丽》《盛夏》《南方》等，中短篇小说集《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》《妇女简史》等。多部作品被译成英、意、德、日、俄等多国语言出版。



徐小跃（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、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）

国学玄览堂(105)